

论“修辞情境”的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

——兼评比彻尔等“修辞情境”观

袁 影¹ 蒋 严²

(1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2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九龙)

提 要 “修辞情境”意识是实现成功交流的关键。此概念源于西方修辞学传统,针对古典“凯洛斯”的模糊多义及当代比彻尔“修辞情境”要素划分中的逻辑问题,本文论证了“缺失”、“受众”、“修辞者”、“场景”及“时机”为“修辞情境”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借助古今修辞理论及相关研究,文章还对五个基本要素的核心成分作了提炼和说明,以便在应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新构建的“修辞情境”体系可为修辞批评、演讲训练、教学研究等提供理论基础,也可为语言学中的“语境”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 凯洛斯 修辞情境 时机 缺失

一、古典“凯洛斯”(Kairos)理论

当代西方的“修辞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①)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的 Kairos 术语,但是两者的内涵并不等同。Enos(1996)以及 Sloane(2001)等认为,Kairos 十分灵活且具多维含义,古今研究者都断言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它可以指表示时间地点的场景,也可指适当的时机或把握时机,可以指平衡各种场景因素,也可指论据的适合性,甚至可以用来指善于把握时机的神或修辞者等,而适当的时机(right timing)被视为其主要含义。希腊词 Kairos 的汉译,刘亚猛(2007)用的是“时机性”,体现了该术语中最关键也应是最值得关注的意义。但鉴于 Kairos 含义丰富,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对等的词语,根据译论里著名的五不译原则^②中的“多含故”、“东土所无故”,不妨将其音译为“凯洛斯”。

我们发现西方修辞学史中“凯洛斯”并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术语。亚理士多德《修辞学》虽然在讨论各种修辞策略时涉及此概念中的一些维度,如风格的适合性问题、听众性格的区分等,但并未对之作专门的系统论述。西塞罗经典五范畴:“修辞发明”、“安排布局”、“文体”、“记忆”及“现场发表”也未将“凯洛斯”列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范畴加以研究。而昆提利安尽管在其代表作《演说教育大全》(Institutes of Oratory)中论及时间、地点等场景成分给修辞学造成的复

* 本文获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后研究项目(1-ZV71)与江苏省教育厅 2008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08SJD7400012)资助。

杂性，但有研究认为他对“凯洛斯”的关注要比亚氏等修辞学者还要少得多（Bizzell and Herzberg, 1990）。西方古典修辞学家中十分重视“凯洛斯”的是智者派代表高吉亚斯(Gorgias)及其学生伊索克拉提斯(Isocrates)。高氏将其修辞理论建立在“凯洛斯”基础上，而文体中的得体性被认为也有可能来自其“凯洛斯”概念，即抓住合适的时刻表达，所谓合适的时刻是指听众作好听的准备的时刻(Crowley and Hawhee, 1999)。伊氏也非常重视“凯洛斯”，其名篇《反对智者派》(“Against The Sophists”)认为，“演讲仅当它适合于场景、文体得当及论述创新才是上乘的”^③，他将“适合于场景”列于众特点之首，可见其重视程度。Bizzell and Herzberg 在(1990: 44)编者按中评论道：“‘适合于场景’(Fitness for the occasion)，对于伊氏来说就是一切，其重要性超过所有的一般性修辞原则”。

然而高吉亚斯和伊索克拉提斯在修辞学史上的影响难以与亚理士多德、西塞罗或昆提利安相比，其留传下来的修辞学著述极少，他们的观点很多是从同代人或后人的论述中间接获得的。至今，我们还未看到直接使用“凯洛斯”术语的文选，权威著作《修辞学传统：从古典到当代文选》(1990/2001)索引中所有涉及此术语的地方都出现在编者按中，文选里居然一处都未出现^④，难怪 Kinneavy(1986)感叹“自古以来在修辞学史上凯洛斯几乎是一个可被忽略的篇章”^⑤。被忽略的原因除上述情况外，可能主要是由于“凯洛斯”本身并非影响他人的策略。然而，修辞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与“凯洛斯”关系密切，对策略的评价也有赖于“凯洛斯”，如此重要的相关概念仅仅在讨论修辞策略时简略涉及而不作系统探寻显然是不够的。所幸，这一缺憾在当代因 Bitzer 等的“修辞情境”研究而获得了一定弥补。

二、比彻尔(Bitzer)等“修辞情境”观评述

“凯洛斯”在当代修辞学的延续和兴盛应首先归功于美国修辞学者 Bitzer 的“修辞情境”论。1968 年他在西方最重要的修辞学杂志《哲学与修辞学》(Philosophy and Rhetoric)创刊号上发表了《修辞情境》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被认为是对这一概念“最早、最为经典、(目前依然是)最权威的理论表述”(刘亚猛, 2004:62)。Bitzer 将“修辞情境”定义为“一个由人物、事件、物体及关系组成的复合体，该复合体呈现出一种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缺失，它可以完全或部分地得到满足，如果进入情境的话语能够迫使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使之获得重大改善”^⑥。该定义看似复杂，但如果借助亚理斯多德属加种差定义原则进行解析就容易把握了。此定义中的属为复合体(Complex)，而种差是该复合体的组成成分及其状况：缺失(Exigence)；后者应是种差中的核心，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组成成分，因为它自身还带上了“事实上的或潜在的”、“可以完全或部分地得到解除，如果进入情境的话语……”等次种差。可见，Bitzer“修辞情境”的关键在于有无“缺失”，它与“凯洛斯”中所强调的“时机”存在明显差异。

Bitzer 提炼了三个“修辞情境”要素，按重要性依次为：缺失、受众和一系列限制。缺失被作为第一要素并以最多的篇幅作了详尽论述，其意为：一种缺陷或障碍或待解决的事情等，总之，它不完善并具有紧迫性；Bitzer 还指出，一个缺失只有当它能够通过话语作出建设性的改变时才具有修辞性。受众不是指任何的听者或读者，而是那些能够受话语影响，并且在改善缺失中起作用的人。一系列限制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要素，首先它是指来自于人物、事件、物体及关系这些复合体构成成分的限制，但当演说者进入修辞情境，他的话语不仅运用了来自情境的限制，而且还为情境增加了重要的新限制，如他的性格、他的逻辑证明以及他的风格。然而，Bitzer 却没有说明人物、事件、物体及关系的具体所指，人物是否包括演说者，如果是，那

么来自复合体构成成分的人物限制与后面的所谓新限制中演说者的性格是否重复？人物如果还包括受众^⑦，那么受众要素是否还有单列的必要？因此，本文认为 Bitzer“修辞情境”三要素分类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并且在限制这一要素上所指模糊，可操作性差。

Bitzer 此文在西方修辞学界引发过热烈讨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多篇有关“修辞情境”的论文。代表性的有 Burke (1973)、Vatz (1973)、Consigny (1974)、Hunsaker and Smith (1976)，限于篇幅，我们就前两篇作简要述评。Burke(博克, 1998:155)没有提到 Bitzer 的文章，但强调他是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纳出普遍的‘人的环境’”这个意义上探讨在他看来“属于‘修辞情境’的主要特征”。“人的环境”可以说是永恒的、无所不在的，它与 Bitzer 的以缺失为核心的修辞情境明显有别，常昌富在《导论：20 世纪修辞学概述》中认为 Burke 的这一观点是对 Bitzer 将修辞活动局限在“有限的历史场合”的间接否定(同上:16)，即 Burke 的修辞情境是广义的“人的环境”，而 Bitzer 的则是“有限的历史场合”。然而 Burke 在文中除了对其修辞情境之主要特征，即“认同”进行多维考察外，并没有提供概念定义，也没有提炼出明确的要素，因此其情境理论很难运用于具体的语篇分析中。Vatz《修辞情境的神话》一文则对 Bitzer 的观点进行了直接反驳，他认为修辞情境并非先于修辞行为客观地存在在那里，而恰恰相反是由修辞行为而生，是人们对相关事实、事件选择和解释的结果，带有主观和虚构的性质。Vatz 同样未对“修辞情境”进行界定，也未提炼其要素，只讨论了他所谓的修辞情境的性质以及与修辞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修辞情境带有主观和虚构的性质，修辞行为可以融入其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但这并不能否认体现时空的场景以及受众等要素的客观性，也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新的修辞行为必定产生自相关的修辞情境。

Bitzer(1980)对其批评者的质疑作出了回应。他仍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只是就其修辞情境中的要素特征作了补充，如强调了缺失的复杂性及其确认有赖于受众及修辞者的意识等。但此后仍有研究者对其观点提出异议，影响较大的有 Biesecker(1989)以及 Smith and Lybarger (1996)。Biesecker 支持 Vatz，也对修辞情境与修辞语篇孰先孰后提出质疑，她明确地将语篇看作是修辞情境的一个要素，并运用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核心概念“差延”(Differance)解构语篇、发言人及情境之间的关系，对后两者在语篇产生中的决定作用进行了反驳，但我们发现作者并没有明确“修辞情境”的定义及所含要素，因而概念前后所指常出现矛盾：时而语篇为其情境的一个要素，时而又是与情境相对等的一个范畴；另外其语篇的含义也是模糊的，到底是指前语篇还是新语篇，前语篇自然可以成为情境中的内容，但新语篇至少应产生于相关的修辞情境，尽管在产生过程中及产生后又会为情境提供新内容。因此本文认为 Biesecker 的反驳自身存在许多需要理清的问题。Smith and Lybarger《比彻尔模式重构》也未重新界定“修辞情境”。文章较多地继承了 Bitzer 的情境理论，不但延用了其 1968 年模式中的缺失、受众及限制三要素，还吸收了其 1980 年所作的一些调整。重构主要体现在他们认为缺失并不总是客观的，它也可能由修辞者本人制造，此阐释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缺失的理解；另外，他们指出限制需要根据多种视角详细列出，并应包括比亚理斯多德所论各种证明更多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将修辞情境与修辞话语混二为一了。

三、“修辞情境”基本要素论证

从古典“凯洛斯”到当代“修辞情境”，我们可以看到与修辞行为紧密相关的背景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当代的研究中虽然出现了各种问题和争议，但这正体现了对这一因素的重视；学术

观点都带有猜测性 / 或然性, 难免招致反驳, 猜测与反驳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研究的深入^⑧。然而如果争议者未能明确自身对辩论概念的界定或未能将概念分析出合理的要素并明确其所指, 这样的辩论是永远也论不清的。柏拉图(1963:173)在《斐德诺篇》以苏格拉底的口吻指出:“作者对于所写所说的每个题目须先认明它的真正的本质, 能把它下一个定义, 再把它分析为种类, 分到不可分为止”。当代有关“修辞情境”的辩论就存在定义及分类上的两大问题。以上几位修辞学者在对 Bitzer 的质疑和修正中都未提供自己的定义, 这是不应有的缺失; 而作为这场辩论始发方的 Bitzer 虽然对概念作了细致界定, 其要素分类却存在重叠关系, 如前面分析过的受众及限制, 另外限制要素中的诸多成分也所指不明, 如人物、事件、物体及关系都是模糊不清的。Bitzer 的定义虽招致质疑, 但它已成功地确立了“修辞情境”作为一个重要修辞范畴的地位, 关键是我们能否使该范畴下的基本要素更为合理, 各要素下的核心成分得以明确。因此本文将在其基础上结合“凯洛斯”以及其它相关研究, 论证“修辞情境”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及各要素的核心成分, 以使这一概念更为明晰并更具可操作性及应用性。

Bitzer(1980)将“修辞情境”的定义调整为:“一个由人物、事件、物体及关系组成的复合体, 该复合体呈现出一种缺失, 它可以完全或部分地得到满足, 如果进入情境的话语能够影响受众的思想或行动以有效改善缺失”(与其旧定义之别见注^⑨)。这篇文章中他仍将“修辞情境”提炼为缺失、受众及限制三要素。前两要素较为明确, 缺失指带有一定急迫性的非完善状态; 受众是那些能够受话语影响, 并且在改善缺失中起作用的人, 此两要素已获得普遍接受, 我们应加以保留。但是限制要素模糊、难以操作, 我们可换以在“凯洛斯”中就已明确的修辞者、场景以及时机三个要素。时机(timing)是“凯洛斯”中的核心, 应将其视为修辞情境中的基本要素, 此处这一概念取中性义, 据韦伯斯特大词典(1993:2396), 指为做某事能获得最大效果而作的时刻选择, 选择的时刻可能适当也可能不当, Bitzer 定义中“如果进入情境的话语能够影响受众的思想或行动以有效改善缺失”似含有“适时”之意。场景可以概括其定义中的事件和物体, 还应包括“凯洛斯”中涉及的时间和地点, 主要属物理性的客观要素。而修辞者是与受众相伴而生的要素, 即有一方必有另一方, Bitzer 的修辞者却隐藏于其限制要素下的人物中, 被剥夺了与受众平等的地位, 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凯洛斯”中, 修辞者则已作为构成其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修辞者列为基本要素^⑩。

通过融合古典“凯洛斯”与 Bitzer 的“修辞情境”, 我们最终将缺失、受众、修辞者、场景及时机确定为修辞情境的五大基本要素。增强以这些要素为基础的修辞情境意识是高效交流的必要保障。

四、“修辞情境”各要素核心成分论证

以上研究表明基本要素的提取对于“修辞情境”概念的明晰十分关键, 然而, 只有当这些要素的核心成分也能通过论证得到明确时, 此概念在应用中才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下文尝试借助各种相关理论解析五个基本情境要素的核心成分。

关于缺失, Bitzer 1968 年和 1980 年的文章对其所指的论述基本相同, 即总体上是一种紧迫性的非完善情况, 具体而言可以指一种不足、一种障碍或偏离了常态的事情等, 而这些所指其实并不比缺失概念更具体。受 Quintilian, Augustine, Campbell 等对修辞具有取悦、传授、说服、促使行动诸目的的启发, 我们认为不妨将缺失的所指细分为与其较为对应的: 情礼、信息、理念、行动。此四种缺失的性质明显不同, 足以加以区分; 在某一情境中可能同时存在几种缺

失,但起主导的应是其中一种,正如 Campbell(1963:1)在《修辞哲学》中指出的:“任何话语只接受众多目的中的一个为主要目的”。修辞者如果能准确识别修辞情境中的主要缺失,就能采取相应的策略,投入相当的心力以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如某一情境中缺失的如果主要是理念,修辞者需要巧妙运用修辞推论、争议点等较为复杂的说服性策略,投入比提供信息或满足情礼更多的心力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当然,缺失还可以根据程度或紧迫性等作出不同分类,但根据修辞目的而作的这种分类更为核心。

对于受众,本文采用 Perelman(1982:14)的界定,即言者意欲通过自己的论证加以影响的人。这一界定对修辞话语的构筑比 Bitzer 的受众定义更具指导性,但我们最好将其中的“论证”广义地理解为“话语”。至于受众的核心考察成分,Bitzer 未作说明,我们认为要作出有效的修辞反应,至少需考察受众的状态及背景知识。亚理士多德(1991:69)在《修辞学》中指出,“当人们抱友好态度或憎恨态度的时候,抱气愤态度或温和态度的时候,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有程度之差”,而同一受众安闲时与烦乱时,健康时与病苦中对同一话题的接受程度也大不一样。因此,修辞者需要考察受众所处的具体状态,决定是否需调整其心情以使其处于适合接受的状态;如果不调整,那就需要考虑选择适合其状态的内容和表达形式。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受众对相关话题所拥有的背景知识,如果掌握得多,可往深处阐述;了解得少,宜以基础为主;而许多言者往往想说多少说多少,未观察实际所需,因此表述缺乏效益。背景知识还应包括受众的共有常识,不同民族、年龄、性别等所拥有的一般知识存在明显差异,而话语的结论一般应以目标受众的共有常识为大前提。

修辞者是指修辞行为的发出者。无论对于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还是现场想成为修辞者的人,要取得理想的修辞效果都应清楚自己的意图并具备较强的角色意识。意图对于修辞情境的重要性,Scott(1980)及 Hauser(1986)就已明确指出,后者还提及意图取决于情境所需,但他们并未提取出意图可供参考的明确所指。对应于缺失的具体划分,我们认为意图种类可分为古典修辞学中基本达成共识的取悦、传授 / 说明、说服 / 打动。当修辞者的意图与情境中的主要缺失相吻合时,其话语就适宜,反之就不相应。而角色意识也是不容忽视的核心成分。角色在此主要指体现身份的社会角色,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强调的就是讲话只有符合自己的角色才具有影响力。角色意识包括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受众角色的认知以及双方角色关系的认知(参见王德春等,1998)。一般来说,符合现场自我角色的话语才会引起重视,甚至被视为知识来接受。福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知识是因个人充当某种角色而产生的话语,是遵循具体规则的话语,是涉及理性构成中某些权力关系的话语。^⑩”角色意识除了有助于双方角色的确认外,其角色关系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权力关系及话语应遵循的具体规则,可见修辞者敏锐的角色意识是选择恰当话语的必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修辞情境”中的修辞者与亚理士多德(1991:70)三种或然式证明之一的(有赖于)修辞者(的性格)不同,后者所指为有助于产生信服的“见识、美德和好意”三种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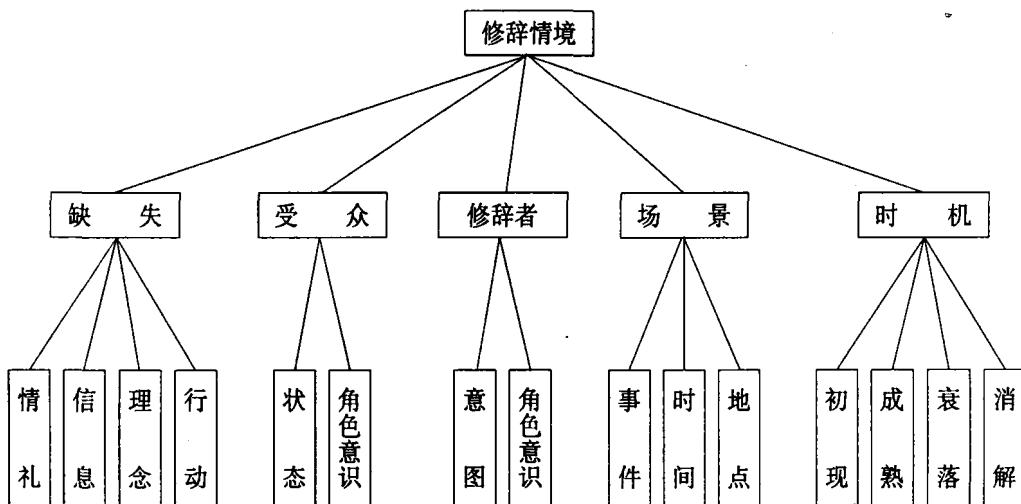
场景主要指属物理性质的各种组成成分,核心成分应为事件、时间及地点。事件按其性质可分为常规事件、准备事件及突发事件。常规事件主要指经常进行而又无需准备的一般交流,如与同事、亲友的接触;准备事件是指较正式的特别安排,如上课或演讲;而突发事件指临时出现的交流场面,如与陌生人的交流,现场提问等。此三类中对后两者的恰当反应特别侧重对其他修辞情境要素的考察。时间包括话语可能产生的文化和允许话语持续的时间,这在演讲中是明显而重要的限制,不同的时刻如中午和夜晚,以及可允许的持续时间之长短都会影响

修辞策略的选用;在纯书面语中时间同样有影响,只是我们应将“允许语篇持续的时间”理解为对语篇的篇幅限制。地点对话语的影响同样十分明显,如在露天与在室内,在大礼堂与在小教室,演讲同样的内容,效果可能相差很远,因此需根据场所作出相应调整。对于纯书面语篇来说,场所相当于刊登语篇的出版物,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内容及风格取向,因此我们在酝酿语篇时就要考虑其发表处的特点。

分析时机关键是考察其所处的阶段。参考 Bitzer(1980)对情境演变(evolution of situations)四阶段的划分,我们也可将时机分为:初现、成熟、衰落、消解。时机初现时情境中其它四个要素应已基本具备(修辞者可能为潜在的),但弥补缺失的期待还没有那么紧迫;而时机成熟,即缺失变得十分紧迫并且受众作好了相应准备的时候;一旦受众不抱期待,时机就开始衰落;尽管缺失可能仍然存在,但当情境中其它任一要素消失,时机就彻底消解。例如,坐巴士时,一位高龄者上车,此时已无空座,那么让座这一情礼需要(缺失)及相关人物、场景诸要素已具备,但这位长者还在刷卡,尚未急盼坐下,此时可谓时机初现;而当他四顾期待座位时,正是让座这一修辞行为实施的最佳时机,此时行动于修辞者最为自然,而对方也最为感激;但这一时机十分短暂,一旦错过,立、坐双方都会陷入尴尬,立者减少期待而坐者更加犹豫,此时让坐的时机已衰落,要实施这一行动将付出更大的努力,还将冒被拒绝的危险;而当老人或潜在的修辞者一旦下车,则时机完全消解。可见,对恰当时机的判断及把握,意谓着对缺失的确认以及受众状态的了解,是修辞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

鉴于上述“修辞情境”分析层次众多,仅凭文字说明不易把握,下面以层级图的形式来清晰展现该范畴与下属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的关系。有些成分虽含有较明确的考察点,但展现层级太多有损图示的简明,所以考察点一层不予呈现。

“修辞情境”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



以上研究论证了“修辞情境”五个基本要素及其核心成分选择的理据,但不同的研究者或不同的研究目的在选择要素或其成分时会存在出入。本体系旨在勾勒出一个较明晰而可操作的“修辞情境”图式(schema),以便在交际中采用相应的修辞策略从而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我们认为,成功的修辞行为应是修辞者根据场景和受众的特点确认主要缺失以决定相应的修辞意图,并选择成熟的时机投入相当的心力以补足所需的缺失。

五、结语

“凯洛斯”术语显示了古典修辞学者对修辞话语产生背景的关注,该术语内含诸多要素,但十分庞杂,未能形成一个方便把握的定义;Bitzer“修辞情境”的提出与界定较好地区分了此概念与其它经典修辞范畴的差别,其缺失要素的提取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然而他的缺失、受众、限制三个情境要素中所需考察的核心成分不够明确,后两要素还存在重叠关系。本研究对此论题的推进之处在于:以“凯洛斯”中较为明确的修辞者、场景及时机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取代 Bitzer 模糊的限制要素;更具建设性的是借助古今修辞理论提取出了五大基本要素的核心成分,使得“修辞情境”概念在应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此术语有多个中译:常昌富、顾宝桐(1998)在翻博克及比彻尔文时均译为“修辞情景”,刘亚猛(2004)译为“修辞形势”,其(2008)还出现了新译“修辞情境”,本文选择此译名。

②玄奘总结佛经翻译时建立了“五不译”原则:1.秘密不翻,2.含义多不翻,3.我们没有的不翻,4.已经有翻的不翻,5.意义只可意会的不翻。“不译”并不是不翻译,而是“音译”。如佛经中的“般若”即为音译,而不用“智慧”来替代,因为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不能包括般若,“般若”含有“一切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参见《智度论》。

③原文为: “...oratory is good only if it has the qualities of fitness for the occasion, propriety of style, and originality of treatment...”,出自 Benson and Prosser (1988: 44)。

④也可能是由于从希腊文或拉丁文译成英文时意译的结果。

⑤转引自 Steven D. Krause 的学位论文 “The Immediacy of Rhetoric”(1996/2002 update), 来源:<http://www.emunix.emich.edu/~Krause/Diss/>。

⑥定义原文为:Rhetorical situation may be defined as a complex of persons, events, objects, and relations presenting an actual or potential exigence which can be completely or partially removed if discourse, introduced into the situation, can so constrain human decision or action as to bring about the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of the exigence(Bitzer, 1971: 386). 关键词“exigence”顾宝桐译为“事态变化”(1998: 124),刘亚猛译为“缺失”(2004: 62),本文接受刘译。Bitzer (1980: 24)也提供了定义,大致相同,但有三处明显变化:“exigence”前的“actual or potential”去掉了,“constrain human decision”改成“influence audience thought”,而其后的“significant modification”也改成了“positive modification”,总体上新定义更为宽泛,但实质未变。

⑦Bitzer 认为受众要素来自复合体。

⑧参见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及袁影(2006)。

⑨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论为产生了或将产生话语的“修辞情境”,因此有较明确的修辞者及受众,而广义的修辞情境也可以包括缺失未得到回应的情况,即未产生所需的话语,此时情境中存在的只是相关人物而没有能区分出修辞者和受众。

⑩出自索尼娅·福斯及安·吉尔所著《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知理论》一文,见大卫·宁等(1998:201)。

参考文献:

- [1]柏拉图.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常昌富.导论:当代修辞学批评模式概述[A].大卫·宁等.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3]大卫·宁等.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肯尼斯·博克.修辞情景[A].肯尼斯·博克等.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劳埃德·比彻尔.修辞情景[A].肯尼斯·博克等.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书店,2004.
- [7]刘亚猛.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J].修辞学习,2007,(4).
- [8]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9]王德春,陈汝东.话语角色认知的修辞价值[J].扬州大学学报,1998,(4).
- [10]亚理斯多德.罗念生译.修辞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1.
- [11]袁 影.论语言哲学知识的猜测与反驳[J].山东外语教学,2006,(6).
- [12]袁 影.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13]Benson, Thomas W., and Michael H. Prosser,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Rhetoric[C]. California: Hermagoras Press, 1988.
- [14]Biesecker, Barbara A. Rethinking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from Within the Thematic of Difference[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22. 2 1989.
- [15]Bitzer, Lloyd.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A]. Ed. Johannesen, Richard L.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Rhetoric: Selected Readings[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16]Bitzer, Lloyd.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A]. Ed. White, E. State College. Rhetoric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 [C]. P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7]Bizzell, Patricia, and Bruce Herzberg, eds.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C].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0.
- [18]Campbell, George.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London : Feffer and Simons, 1969.
- [19]Consigny, Scott. Rhetoric and Its Situations[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7. 3 1974.
- [20]Crowley, Sharon, and Debra Hawhee. 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 [21]Enos, Theresa.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Z].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 [22]Gove, Philip B.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Z].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s, 1993.
- [23]Hauser, Gerard A.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 [24]Hunsaker, David M and Craig R. Smith. The Nature of Issues: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Situational Rhetoric[J].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0. summer 1976.
- [25]Perelman, CH. The Realm of Rhetoric[M]. trans. by William Kluback.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 [26]Scott, Robert L. Intentionality in the Rhetorical Process[A].Ed. White, E. State College. Rhetoric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C]. P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7]Sloane, Thomas O.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8]Smith, Craig R. and Scott Lybarger. Bitzer's Model Reconstructed[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4. 2 1996.
- [29]Vatz, Richard E. 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6. 3 1973.